



偷拳

白羽◎著

民國走陝川說興藏
庫民國走陝川說興藏



庫民國走陝川說興藏



中国文史出版社

偷拳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白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偷拳 / 白羽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ISBN 978 - 7 - 5034 - 8365 - 3

I. ①偷… II. ①白…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6728 号

整 理: 周清霖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4 字数: 17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我的生平

生而为纨绔子

民国纪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我生于“马厂誓师”的马厂。

祖父讳得平，大约是老秀才，在故乡东阿做县吏。祖母周氏，系出名门。祖母生前常夸说：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过大官，不信，“俺坟上还有石人石马哩！”这是真的。什么大官呢？据说“不是吏部天官，就是当朝首相”，在什么时候呢？说是“明朝”！

大概我家是中落过的了，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几十亩地。而祖母的娘家却很阔，据说嫁过来时，有一顷啊也不是五十亩的畋田。为什么嫁祖父呢？好像祖母是个独生女，很娇生，已逾及笄，择婿过苛，怕的是公公婆婆、大姑小姑、妯娌……人多受气，吃苦。后来东床选婿，相中了我的祖父，家虽中资，但是光棍儿，无公无婆，无兄无弟，进门就当家。而且还有一样好处。俗谚说：“大女婿吃馒头，小女婿吃拳头。”我的祖父确大过她几岁。于是这“明朝的大官”家的姑娘，就成为我的祖母了。

然而不然，我的祖父脾气很大，比有婆婆还难伺候。听二伯父说，祖父患背疽时，曾经挝打祖母，又不许动，把夏布衫都打得渗血了。

我们也算是“先前阔”的，不幸，先祖父遗失了库银，又遇

上黄灾。老祖母与久在病中的祖父，拖着三个小孩（我的两位伯父与我的父亲，彼时父亲年只三岁），为了不愿看亲族们的炎凉之眼，赔偿库银后，逃难到了济宁或者是德州，受尽了人世间的艰辛。不久老祖父穷愁而死了。我的祖母以三十九岁的孀妇，苦斗，挣扎，把三子抚养成人。——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我七岁时，祖母还健在：腰板挺得直直的，面上表情很严肃，但很爱孙儿，——我就跟着祖母睡，曾经一泡尿，把祖母浇了起来——却有点偏心眼，爱儿子不疼媳妇，爱孙儿不疼孙女。当我大妹诞生时，祖母曾经咳了一声说：“又添了一个丫头子！”这“又”字只是表示不满，那时候大妹还是唯一的女孩哩！

我的父亲讳文彩，字协臣，是陆军中校袁项城的卫队。母亲李氏，比父亲小着十六岁。父亲行三，生平志望，在前清时希望戴红顶子，民国后希望当团长，而结果都没有如愿；只做了二十年的营官，便殁于复辟之役的转年，地在北京西安门达子营。

大伯父讳文修，二伯父讳文兴。大伯父管我最严，常常罚我跪，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管不了。二伯父又过于溺爱我。有一次，我拿斧头砍那掉下来的春联，被大伯父看见，先用掸子敲我的头一下，然后画一个圈，教我跪着。母亲很心疼地在内院叫，我哭声答应，不敢起来。大伯父大声说：“斧子劈福字，你这罪孽！”忽然绝处逢生了，二伯父施施然自外来，一把先将我抱起，我哇的大哭了，然后二伯父把大伯父“卷”了一顿。大伯父干瞪眼，惹不起我的“二大爷”！

大伯父故事太多，好苛礼，好咬文，有一种嗜好：喜欢磕头、顶香、给人画符。

二伯父不同，好玩鸟，好养马，好购买成药，收集“偏方”；“偏方治大病！”我确切记得：有两回很出了笑话！人家找他要痢疾药，他把十几副都给了人家；人问他：“做几次服？”二伯父掂了掂轻重，说：“分三回。”幸而大伯父赶来，看了看方单，才阻住了。不特此也，人家还拿吃不得的东西冤他，说主治某症，他

真个就信。我父亲犯痔疮了，二伯父淘换一个妙方来，是“车辙土，加生石灰，浇高米醋，熏患处立愈”。我父亲皱眉说：“我明天试吧！”对众人说：“二爷不知又上谁的当了，怎么好！”又有一次，他买来一种红色药粉，给他的吃乳的侄儿，治好了某病。后来他自己新生的头一个小男孩病了，把这药吃下去了，死了！过了些日子，我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病了，他又逼着吃，又死了。最后大嫂另一个孩子病了，他又催吃这个药。结果没吃，气得二伯父骂了好几次闲话。

母亲告诉我：父亲做了二十年营长，前十年没剩下钱，就是这老哥俩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轩大哥（大伯父之子）给消耗净了的；我们是始终同居，直到我父之死。

踏上穷途

父亲一死，全家走入否运。父亲当营长时，月入六百八十元，亲族戚故寄居者，共三十七口。父亲以脑溢血逝世，树倒猢猻散，终于只剩了七口人：我母、我夫妻、我弟、我妹和我的长女。直到现在，长女夭折，妹妹出嫁，弟妇来归，先母弃养，我已有了两儿一女，还是七口人；另外一只小猫、一个女用人。

父亲是有名的忠厚人，能忍辱负重。这许多人靠他一手支持二三十年。父亲也有嗜好，喜欢买彩票，喜欢相面。曾记得在北京时有一位名相士，相我父亲就该分发挂牌了。他老人家本来不带武人气，赤红脸，微须，矮胖，像一个县官。但也有一位相士，算我父亲该有二妻三子、两万金的家私。倒被他料着了。只是只有二子二女，人说女婿有半子之份，也就很说得过去。至于两万金的家财，便是我和我弟的学名排行都有一个“万”字。

然而虽未必有两万金，父亲歿后，也还说得遗产万贯。——后来曾经劫难，只我个人的藏书，便卖了五六百元。不幸我那时正是一个书痴，一点世故不通，总觉金山已倒，来日可怕，胡乱想出路，要再找回这每月数百元来。结果是认清了社会

的诈欺！亲故不必提了，甚至于三河县的老妈郭妈——居然怂恿太太到她家购田务农，家里的裁缝老陈便给她破坏：“不是庄稼人，千万别种地！可以做小买卖，譬如开成衣铺。”

我到底到三河县去了一趟，在路上骑驴，八十里路连摔了四次滚，然后回来。那个拉包车的老刘，便劝我们开洋车厂，打造洋车出货，每辆每月七块钱；二十辆呢，岂不是月入一百多块？

种种的当全上了，万金家私，不过年余，倏然地耗费去一多半。

“太太，坐吃山空不是事呀！”

“少爷，这死钱一花就完！”

我也曾买房，也曾经商。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这其间，还有我父亲的上司，某统领，据闻曾干没了先父的恤金，诸如段芝贵、倪嗣冲、张作霖……的赙赠，全被统领“人家说了没给，我还给你当账讨去么？”一句话了账。尤其是张作霖，这位统领曾命我随着他的马弁，亲到顺城街去谢过，看过了张氏那个清秀的面孔，而结果一文也没见。据说是一共四千多元。

我觉得情形不对，我们孤儿寡母商量，决计南迁。安徽有我的海轩大哥当督练官，可将余资交他，代买田产房舍。这一次离别，我母率我妻及弟妹南下，我与大妹独留北方；我们无依无靠，母子姑嫂抱头痛哭！于是我从邮局辞职，投考师大，我妹由女中转学津女师，我们算计着：“五年之后，再图完聚！”

否运是一齐来！甫到安徽十几天，而××的变兵由豫境窜到皖省，扬言要找倪家寻隙。整整一旅，枪火很足，加上胁从与当地土匪，足够两三万；阜阳弹丸小城一攻而入，连装都装不开了！大抢大掠，前后四五天，于是我们倾家荡产，又逃回北方来。在济南断了路费，卖了些东西，才转到天津，由我妹卖了金戒指，把她们送到北京。我的唯一的弟弟，还被变兵架去了七天；后来亏了别人说了好话：“这是街上卖进豆的穷孩子。”才得

放宽一步，逃脱回来。当匪人绑架我弟时，我母拼命来夺，被土匪打了一枪，幸而是空弹，我母亲被蹴到沟里去了。我弟弟说：“你们别打她，我跟你们走。”那时他是十一二岁的小孩。

于是穷途开始，我再不能入大学了！

我已没有亲戚，我已没有朋友！我已没有资财，我已没有了一切凭借，我只有一支笔！我要借这支笔，来养活我的家和我自己。

笔尖下讨生活

在北京十年苦挣，我遇见了冷笑、白眼，我也遇见热情的援手。而热情的援手，卒无救于我的穷途之摆脱。民十七以前，我历次地当过了团部司书、家庭教师、小学教员、税吏，并曾再度从军作幕，当了旅书记官，仍不能解决人生的第一难题。军队里欠薪，我于是“谋事无成，成亦不久”；在很短的时期，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

辗转流离，终于投入了报界；卖文，做校对，写钢板，当编辑，编文艺，发新闻。我的环境越来越困顿，人也越加糊涂了；多疑善忌，动辄得咎，对人抱着敌意，我颓唐，我愤激，我还得挣扎着混……我太不通世故了，而穷途的刺激，格外增加了我的乖僻。

终于，在民十七的初夏，再耐不住火坑里的冷酷了，我甘心抛弃了税局文书帮办的职位。因为在十一天中，喧传了八回换局长，受不了乍得乍失的恐惧频频袭击，我就不顾一切，支了六块大洋，辞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只身来到天津，要想另打开一道生活之门。

我在天津。

我用自荐的方法，考入了一家大报。十五元的校对，半月后加了八元，一个月后，兼文艺版，兼市闻版，兼小报要闻主任，

兼总校阅；未及两个月，月入增到七十三元——而意外地由此招来了妒忌！

两个月以后，为阴谋所中，被挤出来，我又唱起来“失业的悲哀”来了！但，我很快地得着职业，给另一大报编琐闻。

大约敷衍了半年吧，又得罪了“表弟”。当我既隶属于编辑部，又兼属于事务部做所谓文书主任时，十几小时的工作，我只拿到一份月薪，而比其他人的标准薪额还少十元。当我要求准许我两小时的自由，出社兼一个月脩二十元的私馆时，而事务部长所谓表弟者，突然给我延长了四小时的到班钟点。于是我除了七八小时的睡眠外，都在上班。“一番抗议”，身被停职，而“再度失业”。

我开始恐怖了！在北平时屡听见人的讥评：“一个人总得有人缘！”而现在，这个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响了！我没有“人缘”！没有人缘，岂不就是没有“饭缘”！

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糟了！没有人缘！”

我怎么会没有人缘呢？原因复杂，愤激、乖僻、笔尖酸刻、世故粗疏，这还不是致命伤；致命伤是“穷书痴”，而从前是阔少爷！

环境变幻真出人意外！我居然卖了一个半月的文，忽然做起外勤记者了。

我，没口才，没眼色，没有交际手腕，朋友们晓得我，我也晓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八个字的意味，我仅仅能够伏案握管。

“他怎么干起外勤来了？”

“我怎么干起外勤来了！”

转变人生

然而环境迫着你干，不干，吃什么？我就干起来。豁出讨人嫌，惹人厌，要小钱似的，哭丧着脸，访新闻。遇见机关上的人

员，摆着焦灼的神气，劈头一句就问：“有没有消息？”人家很诧异地看着我，只回答两个字：“没有。”

那是当然！

我只好抄“公布消息”了。抄来，编好，发出去，没人用，那也是当然。几十天的碰钉，渐渐碰出一点技巧来了；也慢慢地会用勾拒之法、诱发之法，而探索出一点点的“特讯”来了。

渐渐地，学会了“对话”，学会了“对人”，渐渐地由乖僻孤介，而圆滑，而狡狴，而阴沉，而喜怒不形于色，而老练，……而“今日之我”转变成另一个人。

我于是乎非复昔日之热情少年，而想到“世故老人”这四个字。

由于当外勤，结识了不少朋友，我跳入政界。

由政界转回了报界。

在报界也要兼着机关的差。

当官吏也还写一些稿。

当我在北京时，虽然不乏热情的援手，而我依然处处失脚。自从到津，当了外勤记者以后，虽然也有应付失当之时，而步步踏稳——这是什么缘故呢？噫！青年未改造社会，社会改造了青年。

我再说一说我的最近的过去。

我在北京，如果说是“穷愁”，那么我自从到津，我就算“穷”之外，又加上了“忙”；大多时候，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曾有一个时期，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又一个时期，白天做官，晚上写小说，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卖命而已。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我曾经一睁开眼，就起来写小说，给某晚报；午后到某机关（注：天津市社会局）办稿，编刊物，做宣传；（注：晚上）七点以后，到画报社，开始剪刀浆糊工作；挤出一点空来，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假如需要，再挤出一段小品文；画报工作未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于是十点半匆匆地赶到

一家新创办的小报，给他发要闻；偶而还要作社论。像这么干，足有两三年。当外勤时，又是一种忙法。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晚十一点吃晚餐，对头饿十二小时，而实在是跑得不饿了。挥汗写稿，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恍然大悟地说：“哦！我还短一顿饭哩！”

这样七八年，我得了怔忡盗汗的病。

二十四年冬，先母以肺炎弃养；喘哮不堪，夜不成眠。我弟兄夫妻四人接连七八日地昼夜扶持。先母死了，个个人都失了形，我可就丧事未了，便病倒了；九个多月，心跳、肋痛，极度的神经衰弱。又以某种刺激，二十五年冬，我突然咯了一口血，健康从此没有了！

易地疗养，非钱不办；恰有一个老朋友接办乡村师范，二十六年春，我遂移居乡下，教中学国文——决计改变生活方式。我友劝告我：“你得要命啊！”

事变起了，这养病的人拖着妻子，钻防空洞，跳墙，避难。二十六年十一月，于酷寒大水中，坐小火轮，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逃回天津；手头还剩大洋七元。

我不得已，重整笔墨，再为冯妇，于是乎卖文。

对于笔墨生活，我从小就爱。十五六岁时，定报，买稿纸，赔邮票，投稿起来。不懂戏而要作戏评，登出来，虽是白登无酬，然而高兴。这高兴一直维持到经鲁迅先生的介绍，在北京晨报译著短篇小说时为止；一得稿费，渐渐地也就开始了厌倦。

我半生的生活经验，大致如此，句句都是真的么？也未必。你问我的生活态度么？创作态度么？

我对人生的态度是“厌恶”。

我对创作的态度是“厌倦”。

“四十而无闻焉，‘死’亦不足畏也已！”我静等着我的最后的到来。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这一篇武侠的故事，不尽出于虚构；是作者从一位武术家口中听来的。事情出在有清季叶。那个以太极拳蜚声河北的杨露蝉、杨班侯父子，大概是北方人所熟知的吧。现在，我要叙说他怎样苦学，获得北方太极拳名家的荣誉。

杨露蝉，他以一个富豪子弟，下了三载的苦心，装乞丐，装哑巴，从豫南陈家沟窃来绝艺。故事颇有浪漫意味；自然，写的时候，作者不能不稍加文学上的渲染，然而大半不悖史实。

——白羽

目 录

我的生平	1
第 一 章 弱龄习武 志访绝学	1
第 二 章 入豫投师 观场触忌	8
第 三 章 路见不平 解纷挥拳	16
第 四 章 误斗强手 失著一蹴	25
第 五 章 献贽被拒 负气告绝	32
第 六 章 忽来哑丐 悄扫晨街	41
第 七 章 劣徒遭诬 恩师援手	47
第 八 章 有客投柬 揭破阴谋	52
第 九 章 娼奴嫁祸 绅豪讯奸	61
第 十 章 雪漫寒阶 矜收冻丐	71
第十一章 病叟却诊 义奴侍药	84
第十二章 沉疴初起 仇火夜发	94
第十三章 月下说剑 隅后观光	100
第十四章 师门欢聚 武林谈奇	107
第十五章 筵前试手 垣外偷拳	114
第十六章 失声露迹 绰枪捕蝉	122
第十七章 操刀讯哑 挥泪陈辞	128
第十八章 愤求绝技 误入旁门	135
第十九章 盛名难副 地拳折脛	142

第 二 十 章 认贼作傅 诈侠图奸	149
第二十一章 志传薪火 北上游侠	160
第二十二章 结网比武 艺斗群雄	167
附：杨露蝉父子	180
董海川师徒	182
附录：末路英雄咏叹调	叶洪生 187
后记	202
整理后记	204

第一章

弱龄习武 志访绝学

杨露蝉世居冀南广平府，务农为业；承先人的余荫，席丰履厚，家资富有。但杨露蝉却生而孱弱，从小多病。他父宠爱弱子，恐其不寿，教杨露蝉读书之暇，跟从护院的武师李德发，习练武技，借此强健身体；又买些拳图剑谱之类，任从露蝉随意观摩。他父子那时做梦也没想到，将来要以武术驰名于一代。

杨露蝉身体单细，天分却聪明；一年以后，已将李师傅最得意的一趟“长拳十段锦”学会了。李师傅不过是一个寻常的教头，有些力气，会几招花拳罢了，并没有精深独到的武技。自教会杨露蝉那套长拳，不料偶因试技，竟闹出笑话来。

时当初夏，李师傅在场子里看着露蝉练拳，一边解说，一边比画；哪一招不对，哪一招没有力量；应该这么发，应该这么收。杨露蝉颖悟过人，又读了些书，一知半解，已竟有点揣摩。随将手放下来，走近几步，对李师傅说：“我练这手‘摆肘逼门’和‘进步撩阴掌’，总觉不得劲。劲从哪里使，才得势呢？”说时做了个架势。李教师拍着小肚子说：“劲全在这里呢！劲，全凭丹田一口气。露蝉，你太自作聪明！我常说，练武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用力全凭气，你那个架势不对……”露蝉忙笑道：“师傅，照你老那么练，我总觉别扭！刚才你老说我那两招发出的力量不对，我再来一趟，你老给我改正。”

露蝉走了两招，李教师摇头，遂自己亮了个“摆肘逼门”和“进步撩阴掌”的架子，道：“露蝉，你把劲用左了，你看我这掌

怎么发？这掌力发出来够多大力量！”露蝉道：“师傅这一招怎么破？”李教师道：“这要用‘劈拳展步’，这么一来，不就把这招闪开了么？”杨露蝉道：“这么拆行不行？”身随话转，右脚往后一滑，右拳突从左腕下一穿，噗的一拳，捣在李师傅的鼻子上，鲜血流出来。杨露蝉道：“哎呀！弟子走手了。”

这一招随机应变，李师傅一时按捺不住，勃然大怒道：“好小子，教会了你打师傅！”顿时鼻血流离，发起哼来。杨露蝉忍笑赔罪，却不禁露出得意神色。那李教师越发恼怒，过来要抓打露蝉；却被露蝉双手一分，闪身蹿开。早有三两个长工上来劝解，一个长工向内宅跑。李教师低着头，拭去鼻血；见劝解的人多了，突然省悟过来，脸一红，对众人摆手道：“没事，我们过招，碰了一下。……好徒弟，你请吧，我教不了你这位少爷！”当天露蝉之父极力赔罪；李教师自觉难堪，敷衍了几天，解馆而去。这件事传扬开了，乡里传为笑谈。露蝉也被老父斥责，不应该侮师。

过了几月，杨父的一位挚友，荐来一位武师，姓刘名立功，精长拳，尤以六合钩享名于世；年纪已经高大了，而豪放不羁之气掩盖老态。他以前职业镖局十五六年，一帆风顺；旋于六旬大庆之年，毅然退出镖局；想以授徒，聊娱暮景。及被荐到杨宅，那精神谈吐果然与李武师不同。露蝉拜师之后，教师刘立功教露蝉将以前所学的技击试练以后，这老人背手微笑不言。露蝉疑问道：“莫非弟子以前所学，已入歧途了么？”刘立功摇了摇头，问道：“你练了几年了？”露蝉答道：“四年。”刘立功咳了一声，又问：“你从前的师傅是谁？”露蝉照实说了。刘立功点头不语，沉了沉，正色向露蝉说道：“武门中率多以门户标榜，自矜所得，嫉视他派，诋毁不遗余力，所以往往演成门户之争。武技不为人重看，大抵由此辈无知的武夫造成的。所以我练了几十年功夫，绝不敢妄自褒贬他人，轻易炫弄自己；这就是我免祸之诀，弭争之术。武功这一门，练到老，学到老；一日为师，终身不许忘。所遇的师傅，功夫有深浅；若说跟这位师傅练了几年，没得着一

点真功夫，空把年华蹭蹬过去，那你应当自怨择师不慎。做师傅的不度德，不量力，固然也有不对；可是他绝没想到把你的年华耽误了；他还以为尽其所长，全教给你了。不过他所得不精，终归落个误人误己，所以收徒投师都是难事。”

杨露蝉点了点头，看着刘立功。刘立功又道：“我也不是真有惊人的武术、出类拔萃的功夫。止于当初我师傅教我时，专取其精，不教我好高骛博。于拳义口传心授，只将一趟‘长拳十段锦’的精义和六合钩的诀要，费了十来年的工夫，才得一一领悟。我刘立功在江湖中多年，就仗着一双肉拳、两把钢钩，图出一点虚名来。如今我们凑在一处，我当初怎么学来的。就怎样教给你。多咱把我这点薄技淘弄净了，你再另投名师。我今日只当着 you 一人，敢说句狂话，我还不致把你领到歧路上去。说句江湖粗话，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你空练了整套的拳，可惜拳诀一窍不通；你就那么再练十年，也算没练。练拳不知拳诀，练剑不知剑点，那怎能练出精彩来！露蝉，咱就在入手开教之前，咱们先讲好了。你只当从前没有学过，我也当你是乍入武门的徒弟，我就从初步的功夫教起，你不许厌烦，不许间断。练武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及的事，须要有耐性，有魄力；许我不教，不许你不练。你能够答应这几件事，我收你这个徒弟，不然你另请他人。我不愿意到老来，落个误人子弟之名。”

杨露蝉乍听愕然。想了想，拜谢道：“弟子愿遵师傅之命，不论多少年，只要师傅愿教，弟子一定耐着心，好好地学。弟子要是不好武功，从那位李老师一走……”刘教师摆手道：“好，咱们一言为定，明天你就下场子练。”

杨露蝉一误未曾再误，这退休的镖客刘立功果然有真实功夫。看他那言谈气度，沉稳矍铄，也与寻常教师不同。开教的时候，每站一个架势，必定详为解释：属于上盘，属于下盘，属于中盘，在拳术中有何功用？于健身上有何效应？反复讲解，不厌求详，必使露蝉真个领悟了才罢。

露蝉天资聪颖，倾心向学，刘老师的教法又不俗；师徒相